

民族研究资料丛刊之二

瑶族的历史和文化

〔日〕竹村卓二 著

朱桂昌

金少萍 译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一九八六年元月

瑶族的历史和文化

(日) 竹村卓二 著

朱桂昌 金少萍 译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一九八六年一月

绪 言

作为一个单一国家来说，汉族是组成占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居住人口的主体。一般地称“中国人”时，指的就是这些人。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广阔领土之内除汉族外，拥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带。少数民族总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6%，但却分布在占全国总面积50%—60%的广阔地域。这些少数民族开发了各自居住地的山山水水，创造了与环境相适应的独特生活技术，至今仍浓厚地保持着固有的语言、信仰、服饰等传统的风俗习惯，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夺目的光彩。

今天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只不过是黄河流域创造文明发祥地的一个渺小的部族国家。至今历经几千年间，汉族作为东南亚高度文明的承担着，不断扩张其势力范围。特别是最早种植稻谷的长江以南一带，为蓬勃发展的汉族提供了良好的新天地。汉族移民从很早就开始缓慢而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迁移。那期间，江南的土著异民族，在政治、文化极度优越的汉族的影响、渗透之下，探寻着出路。或者逐渐地被同化，或者迁徙到偏僻的边境地带得以生存。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北部为主的山地地带，这样得以生

存下来的少数民族，至今仍能看到若干。

本书所谈到的瑶族，其生存方法是格外特别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除了处于类似条件下的苗族外，其他民族都是集中地桎梏于各个被限定的居住地带。与此命运相反，瑶族依靠大规模的分散移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此种境况。追溯瑶族的源流，最早见于史籍记载，是在公元二——三世纪东汉时代。当时瑶族居住在华中洞庭湖周围的山间峡谷一带。但是，在汉族开始向南方发展的前提下，那一地带已经不是真正的久居之地。他们已开始踏上缓慢的、持续发展的民族分散和移动之路。至今为止的一千七、八百年的漫长岁月中，瑶族以规模分散的集团为单位，北自浙江、福建，南从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进而越过国境，零星扩散到越南、老挝、泰国、缅甸这一广阔空间地带。然而，瑶族无论在哪一个地带都不是土著居民，大概在他们迁移之前，汉族的移民和泰族系的土著民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带。在最靠近的城镇，常驻有中国当局的派出机构，管辖其地域。那个期间，瑶族的各个集团，穿过行政权力和平地乡村势力所未及的山间地带，开拓独自の天地。他们除了引入水稻种植并实现了定居化的一部分集团外，一般没有固定的土地，也没有最多超过由几十户村落所组成的内部政治组织。这一点不同于边境地带的土著诸民族，显示出瑶族独特的适应形态。瑶族是这样一个富有移动性的民族，但不是流离山野的难民。

群。许多观察家一致强调：瑶族是一个比其他民族气概更旺盛的民族。换言之，瑶族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感的民族。著者近十年间，曾得到二、三次接触泰国北部瑶族的机会。据我的观察，他们无疑是“华南的瑶族”，诚然他们现在居住在泰国。瑶族几世代前的祖先，曾居住在老挝、越南，至今仍有许多同胞居住在那儿。和他们的祖先曾长久居住在华中、华南，但结果并没有变成汉族一样，他们也没变成越南人、老挝人。现在也看不出他们有变成泰族人的苗头。他们很早以前谋生于中国的山野地带，现在也还烧山，种植旱稻、玉米（生产鸦片是移住到东南亚后的新技术），饲养猪、鸡，马匹用于负重和乘骑，信奉深受民间道教影响的巫术宗教、传播固有的神话和礼仪，标榜瑶族特有的“姓”，灵巧地使用汉字和汉语，开拓着处女地。对于瑶族来说，只要发现一定时期内能垦植的土地和保证暂时居住的空间，那在他们主观意识中认为这既不是泰国，也不是老挝，而是普遍的“瑶族世界”。有少数华南和东南亚的其他少数民族，往往卷入政治状况的生态的变化中，某个时候改变族籍某个时候标榜双重族籍，丧失本来的民族精神，这种例子决非少见。每当想到这些，瑶族那种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瑶族是依靠什么手段和方法，培养、补充了这种活力，然后最终达到保存民族这一目的的呢？这就是贯穿全书论点的根本课题。

解释这个问题的根本点应归之于对时刻变化着的状况相适应的方法。进一步说，瑶族能否取得发展决定于能否维持与附近居优势的民俗社会在政治、经济关系上谐调一致。也就是说，在生态系统不同的山地和平地间所形成的民族共存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般地在具有共存的两个民族文化差异显著的情况下，一方处于“主民”的位置，另一方处于“客民”的位置，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关系。瑶族沿着以汉族、泰族为主体的平地民俗社会的边沿，迁居到各地的山间地带。瑶族的生活必需品大多数常常依靠平地乡村供给，而平地村落却又仰仗瑶族供给山地土特产和资源，当然，这种交换的主导权掌握在平地民方面。在这个意义上，瑶族可被视之为典型的客民。在本书的下列各篇内，对有关瑶族各集团如何表现出“客民”的适应性，如何保持民族特性这些问题，主要想从文化生态学和民族史的角度，探讨出一些解决问题的线索。

目 录

绪言

第一篇 序论——瑶族社会的生态学

背景和亚种族的划分

——与汉族民俗社会共存的适应性…… (1)

前言…………… (1)

第一章 自然环境与分布和迁徙…………… (3)

第二章 与邻族的关系…………… (7)

第三章 生态类型的多样化…………… (19)

一 畬族走向定居农民化的过程…………… (10)

二 广东的深山瑶和过山瑶——定居与迁徙…………… (14)

三 广西的地主瑶和过山瑶——分裂和共存…………… (32)

1 大藤峡瑶山的五种瑶族…………… (34)

2 过山瑶的刀耕火种耕作和人口情况…………… (45)

3 凌乐县瑶山概况…………… (51)

第四章 小结…………… (58)

第二篇 客民考——瑶族中的畚民 和日本的木器工匠

——东亚民俗社会山地民和平地民的文化
分界……………(84)

前言……………(84)

第一章 种族的共生和“客民”……………(85)

第二章 东南亚民俗社会的山地型“客民”……………(88)

一 山地型“客民”的形骸和自然条件……………(89)

二 木器工匠及其它——日本的山地型“客民”(91)

三 “客家”——中国的山地型“客民”之一…(93)

四 瑶族中的畚民——中国的山地型“客民”之
二……………(95)

第三章 “客民”的社会——文化分界维持机构…(98)

一 政治的自律性……………(98)

二 特殊的风尚——客民习俗的矛盾性之一…(102)

三 系谱的意义……………(107)

四 客民的识字率……………(110)

五 对文明的反应——客民习俗的矛盾性之二(111)

六 “客人”崇拜——常民的矛盾的客民观…(116)

第四章 小结……………(119)

第三篇 过山瑶的家族生活和价值体系

——以泰国北部为例

前言	(133)
第一章 村落构造和居住家庭	(135)
一 村落的规模	(135)
二 村落的非共同体性质	(136)
1 村落的布局	(136)
2 行政村落和居住家庭	(136)
3 分配土地	(137)
第二章 居住家庭的结构和作用	(138)
一 居住家庭的结构	(138)
二 居住家庭成员的分工	(140)
三 居住家庭的适当规模	(141)
四 移住和居住家庭的分裂	(143)
五 购买养子制度	(148)
第三章 宗族观念和祖先祭祀	(150)
一 家谱的结构	(150)
二 出身和祖先祭祀	(153)
三 姓和宗族集团	(155)
第四章 世界观和功德修成礼仪	(157)
一 世界观和神灵世界的中央政府	(157)
二 银在圣、俗两方面的价值	(160)

三 功德修成仪式.....	(162)
第五章 小结.....	(173)

第四篇 过山瑶的姓和命名法

——维持种族界限的侧面观

前言.....	(182)
第一章 瑶族个人名字的种类.....	(183)
第二章 姓和亚姓.....	(185)
一 姓的由来及其相对应的汉字.....	(185)
二 亚姓与婚姻和祭祀的关系.....	(190)
1、盘.....	(191)
2、冯.....	(192)
3、邓.....	(192)
4、赵.....	(193)
5、陈.....	(193)
6、李.....	(193)
7、黄.....	(194)
第三章 成人名.....	(198)
一 辈份名和辈行制.....	(199)
1、盘.....	(201)
2、冯.....	(201)
3、邓.....	(202)
4、赵.....	(203)

5、陈	(204)
6、李	(204)
7、黄	(205)
8、罗	(206)
二 成年名	(210)
第四章 幼名	(212)
第五章 小结	(217)

第五篇 过山瑶的两个起源神话——

“槃瓠”和“渡海”

——种族精神的形成和演进

前言	(222)
第一章 序论——神话和种族精神	(223)
第二章 槃瓠神话的产生及其基本性质	(226)
一 夜郎和哀牢的起源神话	(227)
二 槃瓠神话的最初出处	(229)
三 槃瓠神话的结构	(233)
第三章 槃瓠族的种族发展史	(236)
一 六朝时代(公元386年至619年)的状况	(236)
二 宋代(公元960年至1279年)以后的状况	(240)
第四章 现代槃瓠神话的发展	(243)
一 瑶族亚种族的划分	(243)

二	槃瓠神话的分布概况·····	(245)
三	口头传诵的神话和书写下来的神话·····	(247)
	1、八排瑶口头传诵的起源神话·····	(247)
	2、畲族记述的槃瓠神话·····	(250)
四	过山瑶和《评皇券牒》·····	(252)
	1、过山瑶的生态环境·····	(252)
	2、《评皇券牒》和龙犬盘护神话·····	(254)

第五章 从槃瓠神话到渡海神话

——泰国北部瑶族神话的重叠构造·····

一	泰国北部的瑶族·····	(264)
二	槃瓠神话在泰国北部的衰退·····	(265)
三	泰国北部的《评皇券牒》·····	(268)
四	渡海神话的出现·····	(269)
五	作为姓氏制度和礼仪体系基础的渡海神话·····	(271)
六	渡海神话各异传的比较·····	(273)
七	渡海神话的历史背景·····	(285)

第六章 渡海神话的构造和种族精神·····

一	渡海神话的象征性·····	(288)
二	从槃瓠神话到渡海神话·····	(289)
三	神话的重叠性·····	(291)

第七章 小 结·····

后 记·····	(297)
参考文献·····	(299)
译后附言·····	(336)

第一篇 序论——瑶族社会的生态学背景 和亚种族的划分

——与汉族民俗社会共存的适应性

前 言

众所周知，东南亚的农业形态从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方面，大致可分为相对两种类型，即平地坝区集约的水稻耕作和山间坡面粗放的刀耕火种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生产的，平地居民，形成了较高生产力基础上的安定的农民社会。他们担负着继承整体的、共同的传统民俗文化的任务。另一方面，刀耕火种农耕形态，一般而言，生产力低下，且缺乏安定性，因此，专门依存于粗放的刀耕火种农耕的山地民，只能在分散、孤立的部族社会范围内，维持着变化不定的、个别的种族文化。^①

仅从刀耕火种耕作情况来看，不管这种农耕形态分布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对其时间、空间、技术，局部地区生态竞争的极限以及与此有关的意义，尚缺少明确的叙述，千差万别的移动耕作方法及其给人类，植物生长，土壤带来的结果才开始逐步被理解。”〔137：27，方括号中注释见参考文献，前为项目，后为页数，下同。〕因此，最近有关刀

耕火种农耕人类学的研究积极地引入生态学研究成果，就成了必然的发展趋势了。②在这里可以借用康克林的一段话，“刀耕火种农业的某个体系，在其地理或文化领域内所具有的特殊形态，依存于可能利用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等的规模和局部地区的聚居形态等；更依存于和外部规模更大的社会的某一部分发生的政治联系的紧密程度；还依存于主要栽培作物的品种（谷类、蔬菜等）及其搭配和种植顺序，休耕期时间的比例，耕地的面积，家畜的多少，特殊的农具及技术的运用，复盖着开垦土地的植被、气候，土壤条件、地势等多方面的农业指数。”〔136：2〕由此可见，刀耕火种农耕民的生态系统，首先，与局部地区的自然环境有关；其次，与其内部的社会组织，技术，人口动态有关；再其次，与外部社会有关。③这些情况常常成为东南亚平地居民和山地居民共生关系的焦点。④同时也必须根据这些情况来认识已形成的社会构造。

本篇中，在包括华南在内的东南亚大陆上，总称为瑶族或傜族（yao）的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山地农耕民，分散为各地的许多集团（本书用“亚种族”这一术语来表示）。各亚种族都具有刀耕火种这种基本生产方式，在他们对所处的具体环境做出生态学的适应方面，能表现出多大程度的选择呢？其社会、文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特别是他们为瑶族各个集团周围的多数集团（尤其是汉族）如何保证社会共存这一问题，准备了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这里打算以上述问题为主，对各亚种族的形态进行考察。

第一章 自然环境与分布和迁徙

克雷西把包括台湾在内的四十四万五千平方英里，由一亿多人口组成的中国热带地区分为六片：①东南沿海区（浙江、福建、广东的东端），②广东背面区（广西及广东的大部分），③贵州丘陵区（贵州），④云南高原地区（云南），⑤海南岛区，⑥台湾。他并明确指出各处的风土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生活方式〔139：202—244〕。除海南岛，台湾两个岛屿外，其余四片又可分为海洋季风的A域（①、②）和内陆干燥的B域（③、④）两大类。在A、B两大地域内，大概较均等地分布着山地种植民。在与风土特点相应的两者之间，能够看到生态系统方面微妙的差异。即在A地域内，由于山脉走向平行于海岸线，季风带来充沛的降雨量促使山林茂盛，形成了即使在中国也数得上的林产资源地带。在这里，刀耕火种和林业相结合，发展了一种非常值得称道的特殊的生态类型。从浙江经福建、广东与广西相连的A域这一山岳丘陵地带，正是瑶族的主要居住圈。在B域的云贵高原，贵州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地苗族。他们居住的地方，到处屹立着由石灰岩组成的山岩，种植灌溉水稻是很困难的〔139：22—26〕。有限的山林为了专门开垦粗放的刀耕火种土地而遭到滥砍滥伐，因此，作为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十分低下〔32：799〕。

瑶族的全部分布圈，如上述克雷西指出的那样，包括东南沿海区和广东一带，现在有必要仔细地推敲一下其分布的密度。在华南，瑶族是势力仅次于壮族、苗族、彝族的少数

民族。如果加上泰国、缅甸及迁徙到印度支那的部分，在华南、东南亚，瑶族总人口约有八十万左右〔172：64〕。

从中国史籍追溯瑶族的种族史，最早不会远过七、八世纪以后。^⑥如综合各项资料和传说，可以测出瑶族的发源地在湖南省洞庭湖西南部的山峡地带。十二、三世纪期间，瑶族的一部分已经从广东进入广西，显示出朝印度支那方向移动的趋势。另一部分相反，从东朝东北方向开始移动至福建、浙江一带〔12：216—217、148：344、172：64及14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期，瑶族的主要势力从地理上分为四大群：^⑦

①扩散在横跨浙江、福建两省的脊梁山脉梁沿线的称为畲族的亚种族。

②广东省的瑶族（特别是西部北江上流的翁源、乳源、曲江、乐昌、阳山、连阳、始兴等县管辖内的各瑶山）。

③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瑶族（特别是横跨东北部的桂林、义宁、兴安、灵山县的山地，东部的桂平、蒙山、昭平、武宣、平南、象山、修仁各县相交界的大藤瑶山，西部的凌乐县及附近的诸瑶山）。

④印度支那北部蛮族的各亚种族。

总的来看，上述瑶族地域，在以北纬30度和20度，东经102度和120度这四边围成的长方形之内，其分布则是沿着从四边形的东北角引向西南角的对角线伸展，呈现出一条很长的走廊形状。这种分布状况本身应该说是一种非常特异的现象。因为在东南亚山地民族中，除苗族外，没有哪一个单一民族能够象瑶族这样在广阔范围内展开空间移动。值得注意的是，瑶族移民到浙江、福建、广东那样早已汉化之地，并

没有被汉族社会所融合与同化，相反却极完整地保持了独自の民族精神，维持着与外部文化的界限。这与苗族有意回避与汉族接触，迁徙到偏僻边境（贵州、云南）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照。^⑦，总之，可推测瑶族在其大规模的移动、分散过程中，没有丧失其民族的种族精神。^⑧在适应移住地自然、社会环境时，能高度自觉，并且维持着适应生态环境的灵活性。本书各篇准备对瑶族的实际状况逐一加以叙述。这里首先把上述各地域内亚种族的不同状况与生态学的变异联系起来，进行一些概括性的说明。

除印度支那的蛮族外，上述华南三片地域内的瑶族，在各自的地域内，分散为数众多的地域集团。有趣的是，在中国文献所记载的瑶族各集团的名称中，能够看到上述三片地域内各自的特征。即①浙江、福建的畲族，无论在哪个地方，一律用“畲”，或用其代用字“𪚩”来表示，称为“畲民”、“畲客”、“畲瑶”或“𪚩客”，^⑨看不到划分为亚种族的种族名称。②关于广东各地的瑶族，文献中只能看到屈指可数的几个类别明确的亚种族的例子，此外，一般都是冠以该集团所属行政县的县名。例如，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刊本的《皇清职贡图》卷四广东省的条文中所载的瑶族是：新宁县瑶人、增城县瑶人、曲江县瑶人、乐昌县瑶人、乳源县瑶人、东安县瑶人、连州瑶人、灵山县瑶人、合浦县山民这九个集团。除最后的合浦县山民（一名“莫瑶”）以外，全都是在瑶人总称上附加各县名。然而，根据最近的民族志可知，广东省的瑶族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有了“过山瑶”（或称“浅山瑶”）和“深山瑶”的说法，这就是以生态类型为标志的特征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进行的亚种